



YANG LOU
CANG SANG

洋楼沧桑

宋路霞 著
上海画报出版社



YANG LOU

洋

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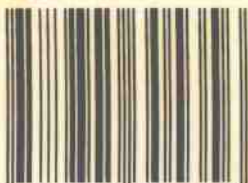
沧

桑

CANG SANG



ISBN 7-80530-535-8



9 787805 305356 >

ISBN 7-80530-535-8

J • 536 定价: 19 元

YANG LOU CANG SANG



宋路霞 著

洋楼沧桑



序

上海，是太平洋西岸最富传奇的城市。

上海的魅力，不仅在于她具有领风气之先、善于融汇国际潮流的活力和内涵，还在于她在形象上，荟萃了一城风格独特的城市建筑景观。

上海的城市建筑景观，近十年来，崛起了一大批五光十色的“玻璃大厦”，其建设的速度和现代化的程度，已为海内外所瞩目；然而在“玻璃大厦”的旁侧，还有不少色泽已趋暗淡的，用条石或砖瓦砌成的老房子。它们和上了年纪的“老上海”一样，都是亲眼目睹上海滩西风东渐的历史见证，或许，它们是一道更具人文意义的立体的文化博览风景线，近年来，已引起了海内外学者和关心上海掌故的朋友们的广泛关注。

作为上个世纪开埠通商的“五口”之一，上海的老房子汇聚了世界各国重要的建筑式样——英国古典式、英国文艺复兴式、法国古典式、法国大住宅式、巴洛克式、东印度式、哥特式、挪威式、日本式……形成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观胜境。1993年，我在纽约为建筑上海博物馆新馆去拜访著名的国际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他十分怀念上海的各国建筑群，提出了上海博物馆要建成亦中亦西的设想，前年来沪，就十分感慨地说：上海居然保存了这么多万国建筑的式样！并视之为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然而，当人们在欣赏了这些老房子的独特的美丽之后，却常常转而为问：这

些洋楼里的主人后来到哪里去了？他们最后的命运如何？

这些热心的发问，正是触及了上海的“心事”。

上海从当年一个河口小镇，能迅速地演变成一个国际性的通商大埠，这个事实就注定了这批老房子的特殊地位和传奇色彩。如果说，外滩一带的摩天大厦是上海的“大客厅”的话，那么，散落在上海西区和中部的、带着老樟树的浓荫和红色鱼鳞瓦的花园洋房，便是上海的“起居室”和“后花园”了。这些或巍峨超拔，或玲珑可珍的楼宇，几乎都有着“闯荡”上海滩的风云故事，它们与上海，有的甚至与现代中国的发展与屈辱、繁荣与萧条、秩序和畸形，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参与绘就了上海，这一国际大都会的历史风景线。其功过与兴衰，地位与影响，都留给后人玩味不尽的话题。

在本世纪末收集这一百年来老房子里的沧桑故事，自然是件重要而又辛苦的工作，需要一份热心、耐心和恒心。华东师大的宋路霞女士近年来致力于斯，勤于斯，使那些历史书上的人名，从眼前这些洋楼里“走”了出来，向人们呈现一幅几乎立体可感的上海滩百年风情画。我希望她把这项有趣的工作继续做下去，相信天长日久，必成巨观。

汪庆正 1999年7月

目 录

序 / 汪庆正

名 园 漫 步

大理石大厦：嘉道理花园（现市少年宫）

医院里躺着醉成泥团的设计师(1) 二战狂涛中的嘉道理家族(3) 一根
重达七公斤的金条(3) 犹太人温暖的家(4) 新的开放时代的光荣(6)

三井花园：马立斯旧居（现瑞金宾馆）

英商马立斯跑马发横财(7) 美丽的花园成了大鸦片窝(10) 陈公博“除
三害”挤走盛老三(11)

巨龙盘绕的花园：丁香花园（现市委老干部活动室、申粤轩酒家）

丁香丁香，你在哪里？(13) 李氏家族的经典遗迹(14) 最受欺侮的孩
子和最有出息的老板(16) 绿草地上的纸飞机(17)

百年名园：盛宣怀旧居（现日本领事馆总领事官邸）

上海滩最富传奇的花园(19) 段祺瑞最后的港湾(20) 盛老五痛失爱女
(22) 七小姐盛爱颐拂袖而去(23)

最大的老板的花园：荣家花园（现徐汇区少年宫）

绑架案几乎把小楼掀翻(25) 那条大狼狗就让它安乐死吧(28) 六小姐
荣漱仁身居小园心系天下(28) 十年浩劫能放过那张房契吗？(29)

巨樟掩映的欧式花园：周宗良旧居（现周家住宅）

没膝的茅草里竖着锈迹斑斑的篮球架(31) 两场战争“振兴”了一批颜
料商人(32) 德孚洋行的总买办(33) 吴国桢设宴请财神(35) 张春桥一
句话把他关了七年(36) 水彩诗情中的青春派对(38)

“神仙”聚会的花园：严庆祥旧居（现严家花园）

德国人到愚园路来寻根(38) “神仙”们的沙龙(40) “为什么要搬回
大房子？”(41) 实业与艺术并举的人生与家族(43)

影响了半个中国的花园：宋家花园（现宋庆龄基金会会址、中福会老干部活动室）

倪太夫人的颐养之地(45) 旧情人吃醋，宋美龄失踪(46) “中国人的

一个显赫的典礼”(48) 第一个儿童乐园(49) 美丽的避难故事(51)

冒险家的花园：马勒旧居(现团市委机关)

一匹马闯了一场发财梦(53) 生活在楼内就像生活在海上(55) 平放在桌子上的手枪怎么会走火?(55) 不许往墙上钉一只钉子(57)

总董“白宫”：法租界总董官邸(现市工艺美术研究所)

“美人鱼”棲息的花园(59) 吵架吵出来的总董权威(60) 总董一个电话招来“安南巡捕”(62) 墙上的枪洞是怎么回事?(63) 现成的影视拍摄基地(64)

旧宅风雨

藏宝之地：宝礼堂(现中日合资牙科医院)

“上三子”袁克文登门售书解窘(65) 潘宗周与陈清华的宋本“交易”(67) 一艘英国军舰专程载书赴港(68) 潘世铎捐书青史留名(68)

古木参天的花园：周湘云旧居(现中医医院青海路门诊部)

三个穷兄弟，闯荡上海滩(70) 飞速崛起的地皮大王(73) 古木参天与怀古情结(74) 射手周昌善死里逃生(75) 文物收藏的大聚大散(76)

老虎“出没”的花园：邱家兄弟旧居(现民立中学)

梁山好汉的后代闯荡上海滩(78) 花园生活依旧绿林意趣(79) 贼骨头翻墙而入拿的全是假货(80) “八·一三”战后迎来了民立中学(81) 周式莹笑谈“煤屋生活”(82)

孕育了西安事变的小楼：张学良旧居(现市房地产管理局迎宾馆)

各种势力的代表在这儿川流不息(84) “剿共”受挫，张学良上海找党(86) 忆卿卿与蕙苑(88)

军舰式的建筑：俄罗斯领事馆

苏州河畔最漂亮的建筑(88) 哥萨克用石块和酒瓶一度占领苏联领事馆(89) “蒙古盖号”事件(91) 曾经四开四闭的领事馆(92)

最豪华的舞厅：百乐门舞厅(现百乐门影剧院)

盛七小姐出钱兴建百乐门(92) 陈曼丽血溅舞场(94) 服务小姐气走跳

脚沙逊(96) 玻璃舞厅成遗响(97)

汪伪魔窟：汪公馆(现长宁区少年宫)

王伯群为藏娇之地丢了官(97) 陈璧君为“日汪密约”大发雷霆(99) 李士群与周佛海、罗君强在此结冤(100) 保志宁“复员”回沪争房产(101)

疑窦丛生的小楼：唐绍仪旧居(现为干部宿舍)

第一任民国总理倒在“古董商”的刀斧之下(103) 纷纷扬扬的“唐案”余波(105) 常溪萍同志一去不复返(106)

汉奸市长的葬身之地：傅筱庵公馆(现为民居)

严府里的十儿子(108) 盛公馆的座上客(109) 两面三刀出卖“军统”大汉奸终成老佣人刀下之鬼(111)

刽子手的营地：汪伪“76号”(现为静安区逸夫职业技术学校)

水平地平的魔窟“76号”(112) 李士群与丁默邨狗咬狗(113) 杀人魔王吴世宝(114) 中统女杰郑苹如之死(116)

大 楼 故 事

外滩“大哥大”：汇丰银行大楼(现浦东发展银行)

用世界各国金银币“奠基”的汇丰大厦(118) 麦克利借得两千两银子起家当大班(119) 席氏三代买办带出一个“洞庭帮”(120) 神秘的保险箱(125) 谁保护了“世·纪壁画”? (125)

被洋人“削去”十七层的大楼：中国银行大楼(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沙逊醋心大发，不许中国银行超过他的“金字塔”(127) 枪声四起，中国银行血战“中储券”(130) 四楼会议室，工商界巨头初见陈老总(133)

收藏家办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大楼(现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分行)

挤兑风潮中诞生的银行董事长(134) “特别有奖储蓄”风波“徐堪不堪”(137) 宋子文“吃掉”中实银行(139) 躲进小楼成一统(139)

“金的城，银的行”：金城银行大楼(现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

周作民赤手空拳办银行(141) 孙科上门敲竹杠(143) “总经理”换得
一纸批文(145)

洋行之王：怡和洋行大楼(现外贸局大楼)

靠鸦片起家的“洋行之王”(148) 鸦片战争的挑唆者查顿和马地臣(149)
偷偷筑起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至天后宫桥铁路(151) 第一条铁
路的悲剧(155)

外滩1号：亚细亚火油公司大楼(现太平洋保险公司)

用“壳牌”火儿叩开中国的大门(155) “三位一体”扼死“油遍地”
(156) 中共地下党在这儿气气派派地做生意(158) 高级职员住宅
成了林立果的选妃之地(160)

“外烟”的大本营：英美烟公司大楼(现上海照相机厂门市部)

手持“老刀”杀进中国(162) 偷梁换柱瞒不过火眼金睛(163) 半数流
弹吓走了陆买办(165)

“水线之战”：大北电报公司(现盘谷银行)

一根“水线”从海参崴偷偷“牵”到外滩(167) 一场“唇焦舌敝”的
谈判(169) 与中国电报局的“齐价合同”(170)

百货之王：大新公司大楼(现市百一店)

张权将军倒在黎明前的大新公司大门口(172) 自动扶梯式的电梯吊足
了市民们的胃口(173) “两岸青山相对出”之梦(175)

宝塔“镇邪”的大楼：大世界游乐场(现大世界)

风水先生说，造座宝塔能镇邪(176) 妖风四起，大世界你方唱罢我登
场(177) 血肉横飞，游乐场内外枪战起(179)

百年赌窟：跑马厅大厦(现上海美术馆筹备处)

最后一个跑马场(181) 马的奇迹(183) 跑马酿成的王莲英谋杀案
(184) 江南文物的最后归宿(187)

并蒂的莲花：徐家汇天主堂

南格禄的小房子(188) 从旧堂到新堂(188) 三天大火“造就”了
一座果品仓库(189) 鲜花回到了教堂广场(192)

名园漫步

大理石大厦：嘉道理花园（现市少年宫大厦）

医院里躺着醉成泥团的设计师 二战狂涛中的嘉道理家族 一根
重达七公斤的金条 犹太人温暖的家 新的开放时代的光荣

医院里躺着醉成泥团的设计师

步入延安西路上的上海市少年宫大院，只见一片绿绒绒的草毯上横卧着一座乳白色的大理石大厦。大厦朝南立面的底层，以中央大门为轴心，向左右两翼伸出了长长的柱廊，排列整齐的雕花廊柱和挑檐上流美的纹饰，烘托出浓浓的欧洲古典式的庄重气氛。尤其是大厦内部宽阔、高敞和明快的格调，以及几乎全一色的大理石台级，使人难以相信，这儿原是一个几口之家的住宅，当然也更难想象，这儿在二次大战中所经历的磨难。

嘉道理花园的主人原是英籍犹太人埃利·嘉道理。上世纪末他来到香港和上海办实业，经过数十年的奋斗，在建筑、公用、地产、橡胶、金融等行业都有投资，并形成一定规模，开创了香港的第一家经纪行。1926年，他因举办慈善事业（在沪创办育才公学即现在的育才中学，捐款创办上海第一个治疗肺结核的医院，即现在延庆路上的第一结核病医院），英王授予他爵士封号。在本世纪30年代，老嘉道理的两个儿子劳伦斯·嘉道理（1899年生于香港）和霍瑞斯·嘉道理（1902年生于伦敦）均已长大成人，协助其父继续开拓，使嘉道理家族集团，逐渐发展成为上海滩上能与沙逊、哈同、海亦姆·埃兹拉、安诺德齐名的一大犹太财团。

有趣的是，他们委托一位建筑设计师为他们建造新的住宅的时候，却不知这位名叫格拉汉·布朗的设计师是一个有名的醉汉。当时他们因家族

要事暂时离开了上海，就把在沪建筑新宅的重任全权委托给了他。而格拉汉·布朗常常是喝足了白兰地后对着图纸大抒豪情，结果把供四五口人居住的宅院造成了一座大理石宫殿。当嘉道理一家大小从国外回来时，面对建筑承包商寄来的巨额帐单惊讶得目瞪



嘉道理花园
(市少年宫)

口呆，而那位喝得烂醉如泥的设计师，正躺在医院里等待救护……

然而这毕竟是一座美仑美奂的豪华型巨厦，有着50英尺宽的舞厅、225英尺长的长廊、大厅北部的合抱式楼梯像美人的双臂，雪白而晶莹，从二楼天花板上高高垂下

的宫廷式大吊灯，把建筑的北侧也照得亮如白昼。建筑所用的大理石全部从意大利运来，前后费银共100万两，当时可买5千多万斤大米，供14万人吃一年。其造价之昂贵，已超过了哈同花园（哈同花园的造价为70万两银）。这是上海滩唯一的一幢大理石大厦。嘉道理一家非常好客，他们有喜欢与他人分享好运的悠久传统，这使得这幢大厦很快在世界各地出了名。

二战狂涛中的嘉道理家族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进入了上海租界，嘉道理一家大小被赶出了大理石大厦。匆忙和慌乱之中他们只带了些平时放在手边的日用品，先是被押往香港，关在斯坦利集中营，后又被押回上海，关在闸北集中营，每人一天只能领到一香烟罐米饭。饥饿、寒冷和疾病，简直要把埃利·嘉道理活活折磨致死，他们的企业和财产全部被日本人掠去，在香港和东南亚一带的财产也丧失殆尽。

日本人占据这个花园之后，不久把它当作一个军事指挥机构。直到日本人投降前的一年，老嘉道理已是生命垂危的时候，他两个儿子劳伦斯和霍瑞斯才被允许住进院子旁的小屋内，照顾父亲，实际仍在软禁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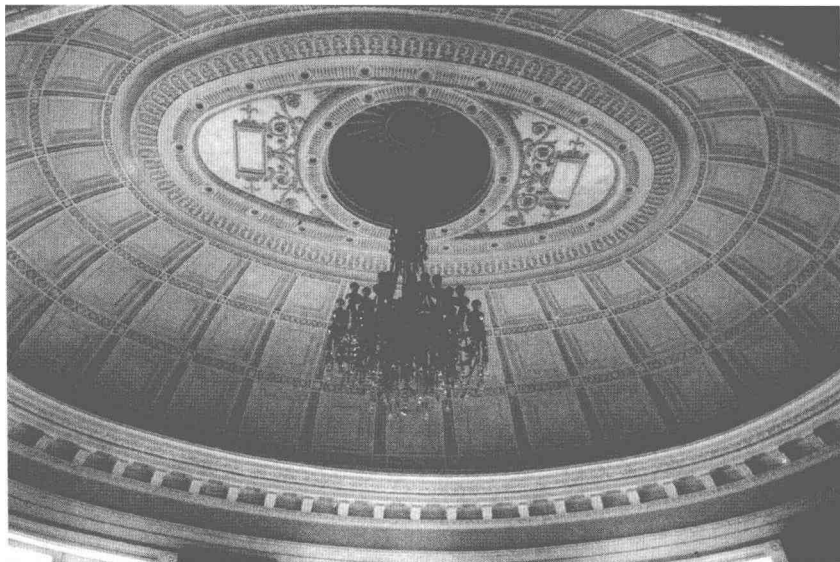
一根重达七公斤重的金条

一天傍晚，正值上海全城灯火管制的时候，门外传来了重重的敲门声。劳伦斯打开门一看，原来是原上海法国领事馆的首席大法官考夫曼先生。他神情紧张，虽未被关进集中营，也遭到法国维希政府在上海的支持者的搜捕，不得不东藏西躲。这次他趁灯火管制天已漆黑，来求嘉道理兄弟帮一个忙。他一边气喘吁吁地说话，一边把一个有七公斤重的用旧报纸包着的包裹交给劳伦斯。在两兄弟的追问下，他才告诉他们，这是一根金条，并说：“你们是我认识的唯一能够相信的人，把它藏起来吧！”

作为当时早已一贫如洗的战俘，这根金条也许能够救老嘉道理的命，他们的感情十分复杂。尽管如此，到了半夜时分，兄弟俩还是偷偷地溜出了屋子，跑到花园中，找到了一棵树，把那金条埋在了树下。9个多月后，日本人投降了，兄弟俩又经过一番搜寻，挖出了那根金条，还给了它的主人。

犹太人温暖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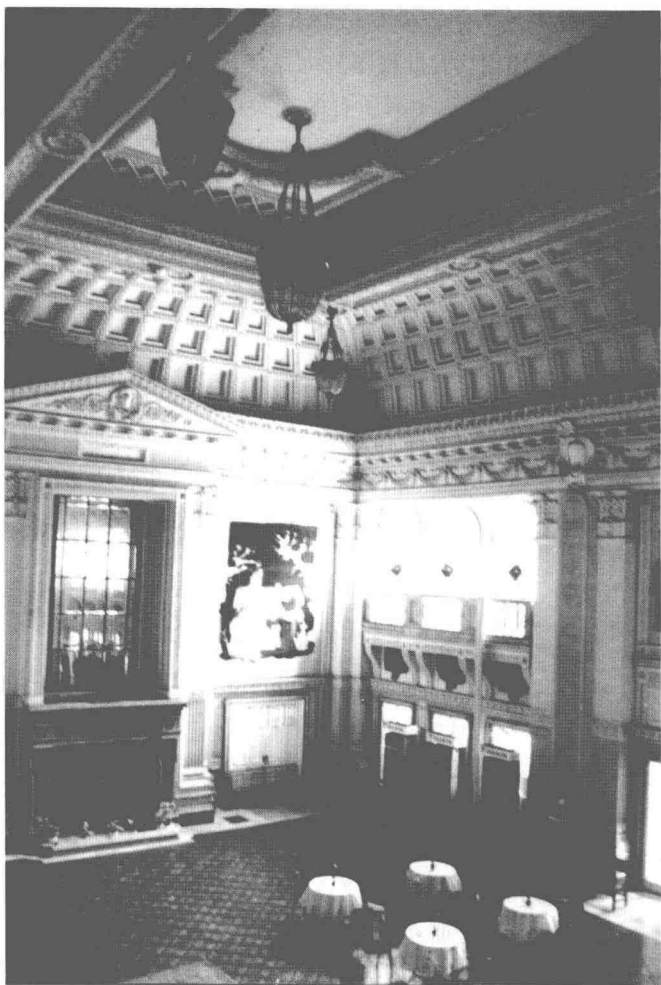
当日本人尚未进入上海租界的时候，



□楼梯口的吊灯

从俄国、奥地利和法国逃出来的犹太人已成批成批地涌进了上海，上海成了他们在二战

时期的庇护所。劳伦斯·嘉道理后来 说：“没有一个城市，以后也不会有另一个城市像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上海，这是一个混合着东西方特色、带着强烈反差的 城市。这个既有 善、又有恶的 东方的巴黎， 为冒险家提供 了一个乐园。” “上海曾有过 一个数万人的 犹太社团，犹 太人对上海有 一种亲切感， 他们不会忘记 上海。”而嘉 道理家族，又



□大厅一角

是在那场灾难当中首先发起组织集体救援的人。

1938年10月，大批德国犹太难民涌进上海，霍瑞斯·嘉道理先生首先出面召集救助会议，上海所有的犹太社团和社会救济组织都云集在大理石大厦，决定建立“上海援助欧洲难民委员会”，并采取联合行动帮助难民。同时，这个家族捐出了许多钱物救助难民，还出资创办了上海犹太青年学校，专门招收欧洲犹太难民的子女，使这些正逃难中的青年及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不仅为他们今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还为他们的生活建立了自信心。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了各界知名人士。

1945年8月25日，日本人已经投降，第一批美军在上海登陆，他们通过瑞士领事馆与困居大理石大厦的嘉道理兄弟取得了联系，并要求住在大理石大厦。两兄弟兴奋之余，5年来第一次走进大理石大厦，打开了所有的电灯，以示欢庆战争的结束。不久，这儿就成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军人的活动中心。驻华美军指挥官海斯和战后从重庆飞抵上海的英国总领事沃登也先后搬进来居住。

新的开放时代的光荣

解放后，嘉道理家族结束了在上海的业务，致力于在香港发展。大理石大厦成为中国福利会上海市少年宫，不断地为各大大专院校输送着学有专长的优秀少年。嘉道理家族为此而感到光荣和骄傲。1978年，劳伦斯·嘉道理夫妇回到阔别30年的上海访问，参观了他们的旧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很高兴地了解到，我父亲特别喜爱的大理石大厦，已成为几千名儿童获得知识的地方。”

1985年，劳伦斯·嘉道理访华时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接见，两人共商了建立大亚湾核电站的计划。1994年2月6日，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李鹏总理在庆典大会上特别赞扬了港方开拓者嘉道理勋爵的功绩。这个项目，是他临终前最为关心的一个项目。

三井花园：马立斯旧居（现瑞金宾馆）

英商马立斯跑马发横财 美丽的花园成了大鸦片窝 陈公博“除三害”挤走盛老三

英商马立斯跑马发横财

瑞金二路马路西侧一排镶嵌着琉璃瓦的高墙之内，是一片占地面积达4.8万平方米的巨大花园。园内绿草如茵，巨樟如盖，各种花卉和紫藤架、葡萄架、灌木丛相间叠映，生机盎然。绿树平畴之侧，散落着小湖泊、喷水池、小桥亭阁和苗圃，雪白的小天使，就在万绿丛中的喷泉上，翩翩起舞……

这座美丽而宽阔的大花园，原由3个相对独立而相连的小花园组成，内有4座风格各异的欧式别墅，在20年代初，这是英籍冒险家、跑马总会的董事老马立斯的儿子小马立斯的花园。

老马立斯在上世纪中期只身来到中国，靠脑子活络，在跑马总会任职，并靠跑马发了大财，广置房地产，先后在外滩及跑马厅（现人民广场）附近大量“吃”进地皮，建造楼房。后来随着市面的发展，这些地方很快都成了寸金之地，于是他便在现在的黄陂北路、重庆北路、大沽路一带，建造了许多里弄住宅，并且都用“马”字头命名，如马德里、马乐里、马安里、马吉里、马立斯新村等，共计490余幢房屋，以至于后来人们就把那一带的地名，统称为“马立斯”了，其间还有一家“马立斯菜场”。

现在外滩中山东一路17号的友邦大厦，过去曾是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报馆，后来马立斯娶该报老板璧克的女儿为妻，就于1881年从其岳母手里接办了《字林西报》，使他从一个跑马起家的暴发户，摇身一变，

又跃为字林西报的董事长。1905年以后，老马立斯因年迈体弱，把地产和报业交给他两个儿子经营，他本人挟巨资回国，于1919年去世。

他的儿子小马立斯于20年代初，在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构建了这座属于自己



「三井花园
（瑞金宾馆）1号楼

的大花园。4幢别墅建筑面积达9855平方米，其中现在称为1号楼的二层小楼为园中主楼，建筑面积1335平方米。楼内饰有柚木木板，大理石地坪，红砖外墙的转角处，还用水泥作加厚处理，北部门廊前还布置了喷泉、大理石雕塑及花坛，极尽豪华和奢